蜀山劍俠傳/0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七回　萬里孤征 余英男殺賊棗花崖　一心溺愛 金聖母傳針姑婆嶺

下一回▶

那女子本來識貨，一見這道紫光，便知不是尋常。暗想：「世上用紫色劍光的，祇聽前些年師父說過，並未親見，不想在此相遇。這兩個女子不知是甚麼來歷，小的已經如此厲害，大的更不用說。」不由恨怒之中又有些害怕起來。偏偏自己平素好勝，仗着來時帶了許多法寶，還不甘心就走。誰知就在她這一轉念的當兒，那道紫光已與青光相遇，纔一接觸，便感不支。那女子知道不好，欲待收劍已來不及。英瓊的紫郢劍自經用峨眉真傳煉過，愈發神化無窮，哪容敵人收回，兩下相遇，祇絞得兩三絞，便將那女子青色劍光絞碎，化爲萬點青螢，墜落如雨。接着英瓊將手一點，那道紫光如長虹一般，直朝那女子頭上飛去。這次女子見機得早，一見飛劍被毀，雖然切齒痛恨，已知危險萬狀。再見紫光飛來疾若閃電，無法抵禦，不敢再作遲延，連忙取出一樣東西迎風一晃，化成三溜火光，分三面沖霄而去。英瓊還待追趕，轉眼之間已不見蹤跡。

那女子逃後，四人重又相見。若蘭道：「那女賊並非善者，她適纔逃走，用的是三元一體坎離化身之法。從前先師也會此法，可惜我未學到。若非得過異派能人真傳，決難有此本領。祇可惜沒顧得問她名姓來歷，便將她嚇跑了。」英瓊道：「祇顧我們說話，還忘了問趙世兄，李師叔的仙鶴既能將石師兄揹回，必然通靈，知道那女賊的去處。現在我和申師姊要借它引路，到女賊那裏去救一個人回來，不知可否？」燕兒道：「師妹早不說。鶴師兄原是奉師父之命，回洞取一樣東西。就便帶來柬帖，說峨眉新闢凝碧崖太

元洞，不久便要光大門戶，已爲各異派所知，遲早就要前來侵犯。飛雷洞是要緊所在，凝碧崖的後路鎖鑰，叫我和石師兄隨時留意，設法將通凝碧崖的道路打通，連成一片，以便互通聲氣等語。我已將合洞捷徑被師姊師妹們打通的事兒寫了一封信，託鶴師兄帶去回覆師父，如今鶴師兄已經走了。」說罷，又問英瓊援救何人。英瓊把自己借鶴引路去救余英男之事，一一對他說了。果然石、趙二人俱問要自己相助可好。英瓊道：「現在還談不到請二位師兄幫忙。鶴師兄已走，我們認不得路，且待神鶴回來，騎了它去試試看。如不行，祇好等青螺諸同門回來再說了。」又略談了一會兒，當下仍和石、趙二人告辭，從原路迴轉。

剛回到太元洞前，一眼看見芷仙同那新來四人拿腊肉逗鵰玩呢。英瓊喜得連忙跑了過去，抱着神鵰頸子，騎到鵰背上去。那神鵰見主人無恙，好似非常高興，不住點頭往英瓊身上挨貼。倏地舒展板門般的兩片鋼羽，離地三四尺，滿崖低飛起來。祇看得新來四人個個臉上帶出驚喜神氣。飛了一會兒，英瓊招呼神鵰落下。芷仙又將和袁星入洞得了三口寶劍之事說了一遍。袁星早已手捧長劍跪在一旁。英瓊、若蘭將這三口劍分別抽出看了一看，果然寒光耀目，冷霧凝輝。知是前輩劍仙用的至寶，非常代芷仙、袁星高興。也主張除芷仙不算外，袁星的兩口長劍，須等靈雲回來稟過，再行定奪。暫時仍由袁星佩帶，囑咐不許生事妄用。袁星自是唯唯應命，起來恭侍一旁。英瓊便和若蘭、芷仙二人商量，依了英瓊，恨不能當時就去救回英男。若蘭說：「現在天已不早，外面比不得凝碧崖永遠通明，這幾晚又沒有月色。還是算計外面尚未明前再行動身，趕到那裏已是日裏，也好尋找。」三人商議了一陣，各自迴轉太元洞，由芷仙領了新來四人，分別先去安歇。英瓊、若蘭練了一會兒功夫，命袁星出去將神鵰喚來。英瓊問道：「鋼羽，你從前不是揹着朱師姊、小師兄二人去追我英男姊姊麼？後來他二人回來，說你飛到一個地方便往下落。帶去英男姊姊的陰素棠，是不是便藏在那洞內？你還認得麼？」神鵰聞言，不住長鳴點頭示意，英瓊心中先自歡喜。

到了丑寅之交，芷仙跑來問二人可是真要出去，有無話說。英瓊道：「我們無非去接了她就回來，至多不過一個整天。洞中之事，仍煩芷仙姊主持。最要緊的是不要讓那四個新來的孩子離開你，省得出事就是了。」若蘭道：「你這人太小心，自己又多大，老氣橫秋，口口聲聲喊人家孩子。人家初來，不知輕重，見我們追芝仙，以爲我們是要真去捉它，纔好意上前相攔。你一點不怕人害臊，一絲情面不留，說了一頓也就是了。人家都那麼大了，受了教訓還闖禍麼？我就可憐那南姑姊弟，適纔你騎鵰飛着玩時，她不住地賠小心，請我轉求你不要怪他四人。她兄弟虎兒口口聲聲直說沒有他的事。他姊弟彷彿同來的人惹了亂子，連他們也帶累上似的。偏你又不大愛理他們，他們心裏又越發不

安了。」英瓊道：「誰還再怪他們？我不過是囑咐芷仙姊，他們初來不知深淺，多留點神罷了。又因爲忙着聽芷仙姊得劍的事，又忙着商量接英男姊姊回來，他們又拘束不說話，難道我無話想話說麼？我也不知甚麼緣故，南姑姊弟還可，那于、楊二人，我一見面就不大高興。可見一個人有緣沒緣真是難說哩。」若蘭見英瓊言多矛盾，知她童心猶在，說話率直慣了的，便不往下再說。算計天已不早，英瓊、若蘭便和芷仙作別，準備去救英男。二人剛出了太元洞，若蘭猛想起昨日聽趙燕兒說，髯仙李元化的飛鶴傳柬之事，便問英瓊：「石、趙二人曾願相助，這種事固然人少爲妙，不過也得通知他們一聲。還有通飛雷洞捷徑不比凝碧崖上有法術封鎖，髯仙李師叔還專爲此事飛鶴傳柬。大師姊他們未回來時，我兩人責任很重，雖不一定在我們走這一會兒工夫就出事，但是也不可大意。反正是一樣走，莫如我二人仍從後洞出去，見了石、趙二位，把這層意思對他們說了，派袁星把守洞門。我昨天見它新得的兩口長劍竟比我的飛劍還好，雖然未經修煉，不能與身相合，能發能收，即此也非尋常異派所能抵禦。一旦有警，再加石、趙二位相助，我再留下到緊急時封鎖洞門的法術，也就不妨事了。」英瓊聞言，也以爲是，便帶了神鵰，徑從後洞出去。

這時天色祇東方略有微明，正是石、趙二人用功之時。英瓊等一出洞，便見石奇站在洞前石坪上，燕兒站在旁側孤峰半腰上，各用劍光互相刺擊，你來我往，在滿天星光下面，時如白虹下瀉，時如閃電飛掣，銀蛇亂竄。再加上左側广崖上波濤洶湧，匯爲洪瀑，谷應山鳴，聲若雷轟，越顯得當前人物的雄奇壯闊，不禁叫起好來。石、趙二人聞聲，見是李、申二人，便收了劍光，上前相見。李、申二人說了來意。燕兒一眼看見神鵰和袁星，昨日祇聽英瓊說了個大概，非常羨慕，便又問長問短。英瓊笑道：「燕世兄，我們回來再說吧，還有事呢。」石、趙二人也知防守責任重大，便不再說相助的話。若蘭又笑道：「其實以二位師兄本領來說，原不怕有人來此侵犯。不過師叔既事前警告，總得謹慎一些。妹子還會一點障眼法兒，乃先師所傳，準備妹子深山修道，防人侵害之用。意欲傳與二位師兄，做個萬一之助，如何？」說罷，取出九面寸許長的小旗，那旗雖小，上面卻畫着無數風雲雷雨，山精水怪，及蚯蚓般的怪符。若蘭給大家看了看，按九宮方位口中唸咒，朝洞前石坪上分擲過去，九點紅光落地，沒入地中不見。然後說道：「此名乾坤轉變潛形旗。如遇敵人厲害，祇須口誦真言，避入陣內，自有妙用。此法頗爲神妙，先師曾制服過多人。祇當初因盜烏風草，被峨眉教祖長眉真人破過一次外，並無一人破得。直到先師歸真以前半個月，纔傳授給妹子做防身之用。此旗祇能防守，不能隨時取出應用，非先期佈置不可。今將用法傳與二位師兄，萬一有事，不要忘了攜帶袁星。」又將用法咒語傳給石、趙二人，然後同了英瓊飛上鵰背，各與石、趙二人道別，喊一聲：「起！」直往棗花崖飛去。

神鵰飛行迅速，二人穩坐在鵰背上。上面是星明斗朗，若可攀摘；下面是雲煙蒼莽，峰巒起沒，大小羣山似奔馬一般，直從二人腳底倒退過去。這時遙矚天邊，東方已微微有了明意。倏地起了一陣烏雲，把天際青光遮成一片漆黑，連下面雲山都在微茫杳靄之中若隱若現。英瓊剛說得一聲：「怎麼天還不亮，許要變吧？」一言未了，若蘭忙叫：「瓊妹快看奇景！」英瓊側轉頭一看，先是東南方黑雲蹤中閃出兩三絲金影。一會兒工夫，又見有數畝方圓的一團紅光忽而上昇天半，彩霞四射；忽而沒入雲層，不見蹤跡。若金九疾走，上下跳動，滾轉不停，要從天際黑雲中掙扎而出。以後紅光越來越顯，越轉越疾，倏地往下一落，又沒入天際，便不再現，祇東南半天現出了魚肚色。頭上的星也隱去了好多。二人在鵰背上迎着天風，憑虛飛行，一路談說，一路看那朝日怎樣昇天。倏地瞥見正東方紅影一閃，霎時半輪畝許方圓火也似紅的太陽，已經端端正正地從地平上涌起。那些黑雲也都不知去向，乾乾淨淨的天，祇紅日出處有半圈紅影。滿天祇剩數十百顆疏星，光彩已暗，搖搖欲墜，越顯天高。再低頭一看，下面是雲潮如海，咕咕嘟嘟簇擁個不住，把腳下羣山全都隱沒，祇剩那幾個高山的尖兒如島嶼一般，在雲海中隱現。上面卻是澄空若洗，一碧無際。英瓊笑對若蘭道：「我們山上觀日出，也不知看過多少次，卻沒想到這日出前的幻影，越到高處越好看。起初錯把東南方日光反射的幻影，當做日出的所在，又在說話，直到日已昇起了一半纔看出來，真是好笑。」

若蘭還未及答言，那鵰忽然回頭長鳴了一聲，兩翼微收，倏地一個偏側，直往下面雲層裏飛去，登時連人帶鵰都鑽入了雲層之內。一片片白雲直朝二人襟袖飛進飛出，覺着臉上溼潤潤的。二人猜是到了目的地，顧不得再說閒話，聚精會神，準備見機而作。轉眼之間，那鵰已捎着二人穿過雲層，飛落在一座山上。二人飛身下鵰一看，這山崖上下到處都是參天棗樹，時當五月，金黃色的細碎花朵開得正盛，襯着岩石上叢生着許多不知名的紅紫野花，好似全山都披了五色錦繡，絢麗奪目。再加上上有飛瀑，下有清溪，泉音與瀑鳴，琤琮轟發，交爲繁響。濃蔭深處，時聞鳥聲細碎，偶一騰撲，金英紛墜，映日生輝。真個是山清水秀，景物幽奇，雖比不上凝碧仙府，卻另有一種幽趣。

英瓊急於要接英男，也無心觀賞風景。因聽金蟬、朱文二人說過，這山崖上有一個石洞，便和若蘭留神四處尋找。若蘭主張不可輕易涉險，囑咐神鵰先去橫空下矚，聽候招呼。自己和英瓊尋到洞旁，覓一僻靜所在潛伏。英男如在此山，決不會不出來，但得相遇，便悄悄引她迴轉峨眉，比較穩妥。真不能相遇，再作計較。二人議定之後，上崖走不多遠，又過了一片棗林，果然看見前面有一石洞，洞門上寫着「玉女洞」三個篆字，石門關閉，並無人影。二人先在洞旁岩石後面潛伏，靜候有人出來，相機行事。等了個把時

辰，並無動靜，英瓊心急，未免不耐。若蘭久聞師父紅花姥姥說起陰素棠的厲害，再三囑咐不可造次。英瓊無奈，又等了有個把時辰，仍是無有影響。便對若蘭道：「這牢洞緊閉，也沒個人出來，別說英男姊姊，連這裏頭到底有沒有人都不知道。似這樣死等，等到甚麼時候是了？我看這事決難平安無事將人接回，還是尋上門去問個明白。如果英男姊姊在這裏，我們就說是她朋友，特來看望，先和她見了面再作計較。如果不在，也好另做打算，省得在這裏乾等着急。」若蘭拗她不過，祇得說道：「尋上門去，我等力薄；何況陰素棠原本要的是你，更爲不可。我以爲英男既在此山，決不會不出洞門一步。如怕洞中無人我們空等，我倒可以過去觀察一下。」

說罷，囑咐英瓊不要走開，自己飛身到了洞旁，略一看視，回來說道：「真怪極了！這裏棗花如此茂盛，又加神鵰曾經來過，地方又與小師兄所言相符，當然是棗花崖無疑。適纔我去看那洞門，不但緊閉，還曾經人從外面用法術封鎖。虧我識竅，沒有冒昧挨近洞前。換了別人，早着了她的道兒，脫身難呢。看這神氣，洞中人業已他去。她既用法術封鎖，決不捨離此地，必要回來，不過日期和時間就說不定了。」英瓊聞言，跳起身來說道：「如果洞中的人封洞而去，英男姊姊定在洞中無疑了。」若蘭問何以見得。英瓊道：「據你們看，那女賊既不是陰素棠本人，必是陰素棠的寵信門徒或同道的黨羽，石、趙兩位師兄曾說她對英男姊姊不好。英男姊姊既怕她，又急於想和我見面，見人便打聽神鵰的下落，此種情形日子久了，豈不被女賊她們看破？當然防範她一定很嚴。照前後的情形看來，定是陰素棠不在這裏，祇女賊和英男姊姊在此修煉。那女賊喫了我們的虧，估量自己能力不濟，到別處去請別人幫忙，或者就是去請陰素棠也說不定。她恐怕英男姊姊逃走，又不願帶她同去，所以纔用法術將她封鎖在洞內。若我們能打開這個牢洞，便可將她接走。你說我猜得對不對？」若蘭聞言，深覺言之有理，便答道：「如果真在洞內，這事倒好辦。她那封鎖門戶的法術雖然厲害，祇是不知道的人誤走進去要喫虧，若是事先看破，並不是沒有破法，進洞不難。不過人家不在家，攻破人家洞府，不論正派邪派，都覺理上說不過去。莫如我們還是再等一會兒，到了日落不見人回，再行下手。你看如何？」英瓊氣忿忿地道：「這些邪魔外道，專門害人爲惡，同她講甚麼理？我祇要我的英男姊姊，好歹將她接了回去纔罷。」說罷，便起身往洞前飛去。若蘭恐怕有失，連忙飛身追去時，剛喊得：「瓊妹且慢！」英瓊的紫郢劍已化成一道紫色長虹，疾如閃電，飛向洞門，祇一衝射之間，便將洞門沖斷。倏地一陣煙霧過處，由洞口射出數十道火箭。英瓊更不怠慢，朝着劍光一指，道一聲：「疾！」祇見紫電森森，略一盤旋，便將那些火箭掃蕩得煙消雲散。若蘭雖知英瓊紫郢劍是仙傳至寶，還沒料到上起陣來竟是百寶不侵，所向無敵，好生歡喜。見妖法已破，忙招呼英瓊住手，自己先飛身入洞，仔細看了看，在地下拔起三面三角小旗。說道：「我祇知她洞口暗藏煙雲符籙，

洞內必有埋伏，卻不料她還藏有三面火星旗。瓊妹的紫郢劍真是靈異極了！」一面說着，英瓊早跟着一同入內。

這洞在外面看去，以爲裏面甚大，其實祇有七八間石室，佈置陳設極爲華麗，迥不似出家人修道之所。若蘭道：「看她洞中陳設，便知這裏主人是個旁門左道。」正說之間，忽見一個小女孩的影子在側面石室旁邊一晃。二人連忙追將過去時，英瓊一眼瞥見地下有一張紙，好似寫着英男字樣，順手拾起。若蘭已飛身上前，將那小女孩拉了過來。英瓊一看，那女孩祇有十三四歲，年紀雖小，卻是明眸皓齒，容態嬌豔，眉目間隱含蕩意，見了生人並不害怕，一面掙扎，一面問：「你們兩人是怎麼進來的？是不是尋我的大師姊？」英瓊剛要張口，若蘭朝她使了個眼色，笑問那女孩道：「我們正是找你的大師姊同那余英男，你可知道她二人往哪裏去了麼？」那女孩聞言，臉上好似有些驚異，說道：「那不知好歹的賤丫頭余英男，她沒有朋友呀，你們尋她作甚？」英瓊一聽那女孩罵英男是賤丫頭，早已生氣，不等說完，上前一把將她抓住，喝道：「我便是余英男的好友。你既然背後罵她，想必她平日受你們的虐待。快快說出她住甚麼所在，領了我們前去便罷。」言還未了，那女孩一聲冷笑，倏地掙脫了英瓊的手，腳一頓處，起了一道青煙，便想逃走。若蘭笑道：「這些障眼法兒也來賣弄。」說時，早飛身上前將她捉了回來。對英瓊道：「這裏是出口。我不認得英男，你先快去別屋尋找。待我問這丫頭，我自有法子，不愁她不說實話。」英瓊聞言，便把全洞尋了個遍，並無一人。又尋到一間房內，有英男昔日穿過的幾件衣服。出來一看，那女孩被若蘭用法術禁制得兩眼淚汪汪，已經說了實話。

原來陰素棠自犯了崑崙教規脫離正教，便處心積慮想獨樹一幟，與崑崙對抗。同赤城子二人同惡相濟，到處物色門徒，不論男女，一律兼收。又開闢了幾處洞府，做她門人修道之所。她門下原有四個得意門徒，三男一女，分帶了這些新收門徒散居各地。同時又命他們各地留心，物色收羅有根基的男女幼童。棗花崖祇是別府之一，起初原住在這裏。新近在巫山十二峰中尋了一座好洞府，便帶了兩個得意門人移居過去，祇留下她最寵愛的第三門徒桃花仙子孫凌波和余英男在此居住，並命英男先跟孫凌波學劍。起初陰素棠物色英瓊不着，無心中用強收了英男，對英瓊並未死心，還想利用英男和英瓊交情，將英瓊也收羅了去。後來聽人說起英瓊在莽蒼山得了紫郢劍，業已歸入峨眉門下。各異派又把英瓊所遇種種仙緣奇蹟說得錦上添花，都說長眉真人有三英、二雲預言，將來必爲各異派的隱患。陰素棠好生後悔，埋怨赤城子太不小心，不該將英瓊丟在莽蒼山中，讓外人收羅了去。先對英男極好，本打算將自己崑崙嫡傳用心傳授。誰知英男自小清修，又加天資穎異，根骨優厚，竟看出陰素棠種種敗壞清規劣迹，將來必無好果。又加想起

亡師之言，自己與英瓊情若骨肉，萬分難捨，每日價除了學劍之外，總是愁眉苦臉。陰素棠看出她貌合神離，對師父對同門都不親熱，已經不快。沒過多時，又有人提起長眉真人預言，英男名字正犯諱，幾次占卜都與自己將來不利，祇因英男質地太好，不捨得就逐出門牆。偏偏孫凌波一向得寵慣了的，初見英男時，一聽師父說此女根基稟賦俱在衆門人之上，恐怕將來英男得寵，傳了師父衣鉢，好生忌恨。一見師父起了疑慮，便乘虛而入，時進讒言。日子一多，英男漸漸失寵，常受孫凌波的欺侮。英男絕頂聰明，一看情形不對，言行加了許多謹慎，仍是挽回不了她師徒們的歡心。既念亡師，又懷好友，每日價背人欲泣，好不傷心。幸能洞外閒眺，還未禁止，英男便借練劍爲由，每日站在洞外，眼巴巴望着空中，盼望神鵰飛過，便可帶她去與英瓊見面。誰知兩眼望穿，也不見神鵰飛來。祇知英瓊在莽蒼山，想尋了去，又不知路徑，更無法下山，祇是心中愁苦。自陰素棠移居巫山，在孫凌波掌握之下，更成了刀俎上的魚肉，雖未遭受毒打，常常受到辱罵，已覺難堪；又加上孫凌波在重慶物色了一個破落戶的女兒，拜在陰素棠門下，算是小師妹。那女孩便是若蘭、英瓊所見的那一個，名叫唐采珍，年紀雖小，已解風情，又刁猾，又能說笑，會巴結人，深合孫凌波脾胃。又加是她自己物色來的，來日不多，已傳了好些小妖法。這唐采珍看出孫凌波厭惡英男，愈發助紂爲虐。這還沒甚麼。有一次，孫凌波竟從山下勾引了一個姓韓的少年入洞淫樂，嚇得英男更加憂驚氣苦，覺得此間決非善地。幸虧孫凌波醋心甚重，姓韓的與英男、唐采珍說話都不許，才略放了點心，祇是求去之心愈切。

前些日孫凌波不知聽何人說峨眉後山飛雷洞澗中逆魚味美，明知那裏是峨眉派劍仙窟宅，仗着自己妖法劍術，竟大膽前去偷了兩次，無人干涉，得着甜頭。第三次又去，遇見石奇，覺得比姓韓的又強得多，本就活了心。回來又趕上那姓韓的一味和英男兜搭，被英男戟指痛罵。不由醋心大發，把姓韓的大大排揎了一頓，總算看清不是英男的過錯，祇略微說了幾句挖苦話便罷。次日又想去偷魚，就便相機勾引石奇，恐怕姓韓的在家作怪，便把英男帶了同去。英男見孫凌波又去偷魚，本就怕姓韓的又來向她囉唣，一聽帶她同去的地方又是峨眉，愈加合了心意，高高興興隨她到了飛雷洞。一眼瞥見石奇英姿勃勃站在那裏，猜他不是壞人。此來原是想得便打聽英瓊下落，知道問本人必定不易知道，那金眼鵰又大又出奇，必爲人所注目，祇須問出鵰的地方，便可尋得一些蹤跡。趁孫凌波穿瀑偷魚之際，連忙飛身過去，問石奇可曾見那隻神鵰。正說之間，被孫凌波上來看見。她原見石奇一臉正氣，既住在這種仙靈窟宅所在，必有大來頭，雖然心癢難搔，還不敢造次下手，準備多來幾次，他自來上鉤。一見英男貿然上前搭話，錯會英男也有了意，不由醋心又起。追過去剛要責罵，對面一見石奇，更顯他儀表非凡，丰神挺秀，越看越愛，不願將潑辣之態給他看出。又嫌英男在旁礙眼，不便和人家調情，決意明早再

來，這纔住口，將英男帶回。她祇防英男，卻忘了唐采珍天生淫根，平日見了孫、韓兩個浪蕩情形，早就動了邪心，趁她走這半天，再被姓韓的一勾引，便苟合起來。孫凌波回去也未看出，祇把英男辱罵了一頓。英男被屈含冤，越想越難受，覺得再住下去，一定凶多吉少。又聽石奇說並未見過那鵰，猜定英瓊是在莽蒼山未回，不曾見過自己留的那封信，所以不來接她。在此既無生路，不如冒險前去尋她，還可死中求活。因聽陰素棠說過，莽蒼山在本山的西南方，有好幾千里。雖然不認得路，事到如今，祇好瞎撞，也說不得了。正在心中盤算不定，偏偏孫凌波心中迷定了石奇，英男在家雖不放心，也不管了。第二日又去借着偷魚勾引，卻被石奇、燕兒兩下夾攻，將她趕了回來。她因昨日見石奇對英男說話溫溫和和的，錯認爲容易上手，走時匆忙，除隨身飛劍外，所有法寶俱未帶去，差點喫了大虧，這纔知道對方不是可以軟求的。回來遷怒於英男，罵了幾句。越想越難割捨。第二日又將師父留在家中的法寶取了些帶在身上，趕到飛雷洞，恰好石奇在背手觀瀑，正好下手，便悄悄掩了過去，暗用迷魂香霧，將石奇抱了就走。

回到洞前，遇見唐採珍趕上來悄悄說道：「師父同了一位客人在裏面呢。虧得我先前和韓大哥在外面玩耍，不在洞內，沒有被她撞着。現在我將韓大哥藏在崖旁隱祕之處，我抽空到外面來等你好幾次了。」孫凌波雖知師父也和自己是一般玩面首，不過門下的人明目張膽地在洞中私藏男女還沒有過，不能不避諱一點。便將石奇交與采珍，命她擇地隱藏。入內一看，那客人正是赤城子，連忙上前相見。陰素棠問她適纔何往。孫凌波並未說出峨眉之事，祇支吾了幾句。陰素棠道：「我那雲南舊府，自從因想收那姓李的女孩子，已有好久沒有回去了。你二師兄新近爲了一個女子，喫了一個小賊和尚的大虧，差點送了性命。那小賊禿名叫笑和尚，是苦行頭陀的孽徒，年紀輕輕，又狠又壞。你大師兄得信往救，去了多日，不見用信香報信，我打算回去看一看。如今峨眉新出許多小妖孽，非常刁惡。本派根基尚未大定，最好暫時緊閉洞門，不要招惹他們，白喫虧苦。我同赤師叔路過這裏，順便下來囑咐你們。英男天資雖好，對我信心不堅，你要隨時開導教誨於她。采珍也還不錯，祇稍微浮蕩一些。我無暇多留，你遇事留神。如有急難，可將信香焚起，我自會前來解救。」說罷，又命孫凌波取了兩件應用的法寶，徑同赤城子往雲南老巢飛去。孫凌波同余英男、唐采珍送走陰素棠後，孫凌波忙問唐采珍將人藏在何處。唐采珍領了前去一看，那人已不知去向，猜是被他同伴趕來救走，好生可惜。祇得權且仍拿姓韓的解悶取樂。

到了翌日，又趕往飛雷。她走之後，那姓韓的和唐采珍正剛上手得趣之時，哪裏忍耐得住，竟自在別的室內淫樂起來。英男原本在洞口悶坐閒眺，盤算去留。無心中入內取劍出來練習，撞見二人正在苟且，不由失聲驚呼起來。姓韓的本就不安好心，見被英男撞

破，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想拖了英男一起下水，赤着身子，上前便撲。英男武藝本就高強，陰素棠所傳練劍之法雖然祇教了半截，經她下功苦練，已有了根柢。姓韓的不過是川東小盜，如何是她的對手。先見這一雙狗男女的醜態，已經又羞又怒；再一見他還要沾染自己，隨手用劍一揮，將姓韓的攔腰斫成兩截。悶氣雖出，猛想起自己闖了大禍，少時孫凌波回家，一見心上人被殺，豈肯甘休？當時把心一橫，指着唐采珍說道：「我不殺你這個臭丫頭，我如今走了。少時孫賤人回來，不准你對她說我去的實在方向。你如說了實話，她祇要將我追回，我就對她說出你同那賊子的醜行，她也饒不了你！」說罷，匆匆取了紙筆，寫了兩句自己因拒姦殺了姓韓的，此去不歸，行再相見等語，便自下山走去。孫凌波二次喫虧回來，一見姓韓的身首異處，因爲日久愛疏，心已他移，並不動心，祇用化骨散化了屍體，連眼淚也沒滴一點。倒是英男出走，師父知道必定見怪，何況又爲自己行爲不端而起，決定追上前去，殺以滅口。這次因爲惹了峨眉門下，恐人家跟蹤尋來，不敢大意。問明英男去的方向，囑咐唐采珍不要外出，將洞門用法寶埋伏，法術封鎖，徑駕劍光追趕英男去了。那唐采珍到底年輕，果然怕孫凌波將英男追回問出實話，於自己不利，明見英男往南，卻說往北。孫凌波背道而馳，如何追趕得上。這是英男年來經過情形，暫且不言。

話說若蘭、英瓊由唐采珍口中得知英男一些大概，祇知她避禍出走，還不知是去莽蒼山尋找英瓊。祇後悔遲來了半天，英男業已他去，所寫紙條也沒留去處，茫茫天涯，何處去找尋她的蹤跡？又恐她孤身逃走，萬一遇見甚麼異派歹人，豈不是纔出龍潭，又入羅網？好生代她憂慮。因爲那女孩年紀太小，便饒了她。英男既不在此，無可留戀，便走了出來。那時神鵰仍在空中飛翔，見主人出來，倏地長鳴一聲，徑自飛下。英瓊猛想起英男還不會御氣飛行，雖然事隔大半天，想必也不曾走遠。自己雖然無法尋找，神鵰神目如電，排雲下觀，針芥不遺；它又深通靈性，普通劍客並不是它對手：何不命它沿路追去探看，一旦相遇，便可將她接回，豈不是好？想到這裏，忙對神鵰說道：「前回在峨眉常由你護送到解脫庵去的那個英男姊姊，與我情同骨肉。如今她被惡人逼走，往西南方逃去。我意欲同若蘭姊姊順路追去，祇恐查看不到。請你先飛在前面查看，我同若蘭在後面分頭追尋，好歹要追她回來纔好。」說罷，那鵰長鳴一聲，首先朝西南方飛去。

英瓊和若蘭又商量了幾句，正準備各駕劍光低飛，順着西南山路追尋，忽聽破空的聲音，從東北方箭也似疾地飛來兩道青光，轉眼落地，現出兩個女子。纔一照面，內中一個纔喝得一聲：「便是這兩個賤婢！」立時有兩道青光朝英瓊、若蘭頂上飛到。英瓊眼快，早認出內中一個正是飛雷洞敗走的桃花仙子孫凌波，一拍劍囊，紫郢劍先化成一道紫虹迎上前去。若蘭也跟着將劍光飛起迎敵。來人中一個紅衣女子一見紫光飛來，大喫一驚，

慌不迭地首先收回劍光。

那孫凌波原是追趕英男，追了半天未追上，便猜英男狡獪，故意說東卻往西走，唐采珍不曾弄清。卻沒想到反是唐采珍怕她知道詳情，於自己不利，故意給她當上。她既追趕不上，便想回洞，再細問唐采珍，英男是怎生走法，好歹要將她追回，殺以滅口。反正英男不會御劍飛行，祇要中途不被別人引去，無論她如何走得快，也決逃不出自己的手。想到這裏，無心中往上面一看，已經追離峨眉甚近。想起近日相遇石奇之事，心中一動，不由啐了一口。剛要往回路飛行時，忽見東南方下面山凹中，一道青光直向自己飛來，近前一看，正是自己的好友姑婆嶺黃獅洞金針聖母的女兒千手娘子施龍姑，心中大喜。二人見面之後，施龍姑便邀孫凌波到下面洞中去盤桓些時。

孫凌波和施龍姑原是十年前在姑婆嶺採藥打出來的相識。彼時金針聖母還未遭劫，她雖然身入旁門，卻已改邪向善多年，見龍姑蕩逸飛揚，知道將來難成正果。自己祇有這個女兒，並無門徒，未免有些溺愛。便對龍姑說道：「古時修道的人，男子煉劍防身，女子煉針防身，一樣可以煉得飛行絕迹，致人死命於千百里之外。可惜飛針久已失傳，自漢唐以來，女子也都煉劍，沒有煉針的。我早年未生你時，不該一時錯了腳步，身入旁門，結下許多孽緣。如今雖然改善行爲，杜門思過，恐怕將來也絕無好果。五十年前，我也是煉劍，並不知飛針如何煉法。因爲同人比劍喫了大虧，又氣又恨，日夜尋思報仇之計，無心中在廣西勾牙山山寨深處得到一本道書，備載煉針之法。是我晝夜苦修，九年之後，將九九八十一根玄女針煉成。尋找仇人報仇之後，又過了有十幾年，剛生你不滿三歲，你父便遭了天劫。我觸目驚心，看破世情，隱居此山，一意潛修，不再去惹是非。近年悟透因果，知我生平作惡已多，多年挽蓋，也難於自贖。幸虧回頭得早，轉劫之後，還不致性靈混滅，可以重入輪迴，再修來世。我的劍法並不足奇，惟有玄女針非比尋常。目前各派煉有飛針的人雖然不少，但是除了已遭劫的天狐寶相夫人自身眉毛煉的白眉針另有妙用外，餘人所用飛針皆非此針之比。本想將我平生本領傳你，偏偏你受了你父親遺傳，生具孽根，將來必定步我早年後塵，有了此針，反倒助你爲惡，不但你無好收場，連我也牽連造孽受累；欲待不傳，我又無有傳人，太覺可惜。意欲趁我還有幾年氣運，想一個兩全之法，將針法傳你。現在有兩條道路，不知你願走哪一條，應得一條便可。」龍姑想學飛針已非一日，一聞此言，忙問是哪兩條道路。金針聖母見她志在學針，對自己生身母親不久遭劫毫不在意，不禁嘆了口氣道：「第一條是要你從傳針起，立誓不妄傷一人，並不能借此助自己達到不論甚麼慾望，祇能在性命關頭取出應用；未傳之前，還得與我面壁一年，不起絲毫雜念。」龍姑聞言，連第二條也不問，慌不迭地應允。金針聖母道：「你不要把此事看容易了，還得先面壁一年呢。」說罷，便取了

九粒辟穀丹，與龍姑服下，吩咐先去面壁，一年之後傳授針法。龍姑服了丹藥，徑到後洞，以爲修道的人，這面壁還有甚麼難處？哪知頭一天還好，坐到三天上，各種幻象紛至沓來，妄念如同潮涌，一顆心再也把握不住。私心還想：「心裏頭的事，母親不會知道，祇須捱過一年，就算功行完滿。」